

研究阅读学，共倡“全民阅读”

中华民族读书文化并没有很好地被研究，都是停留在诸子读书法，停留在孔子的《论语》上面。事实上，中国的读书跟世界上很多民族的读书不一样，中国的读书是以学取仕的，中国的官员从孔子开始就是“学而优则仕”，接着做了官以后，“仕而优则学”，这样的读书文化是值得我们大力推动的。尽管有买官卖官的情形发生并流传，但绝大多数的古代官员都是通过考试获得官职的。在古代，学做官就是学政治学、伦理学和社会管理。

我们中国的阅读学最值得研究的是阅读文化。谈及阅读学的问题，我们的阅

读学基本上不称为学，我们只有阅读历史。因为欧美国家的小学都有阅读课，我们小学只有语文课的诵读。老师告诉你这里意味着什么，这个阅读理解，你必须死记硬背。我们的阅读很僵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大学。而在最需要阅读学的大学，阅读文献、阅读资料、阅读专著必须要有规律性研究，但是我们也没有。

“全民阅读”说了那么多年，“全民阅读学”研究过“全民阅读”应该是什么，“全民阅读”的方法应该是怎样的吗？“全民阅读”是成年人的阅读，不是学前儿童的阅读，也不是小学生的阅读，但是这些阅读

都包含在“全民阅读”的大内容里面。此外，我们国家为什么倡导“全民阅读”，也是阅读社会学值得研究的一项课题。日本明治大学的一个教授写了一本书《阅读的力量》。书中提到，他跟高中同学上了大学，十几年他们两个人创办一个读书会，现在由于工作等条件不方便就停止了，而在这几十年中，这个读书会就只有两个人。我们对读书会的各种形态、模式及效果都要做研究。通过我们对读书会

的系统研究，就可以形成全国读书会。与此同时，读书会线上线下的互动和运作规律都需要很好的研究。线下线

上该怎么弄，移动互联网条件下阅读活动应该怎么样更好的开展？现在VR（Virtual Reality 虚拟现实）技术马上就要铺天盖地了，眼镜片夹在手机上就可以当VR看了，这样的话可以在VR条件下参加读书会。这些东西也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研究的对象。

阅读的内容也需要仔细考量。读书会是一个交流性质的阅读平台，事实上是多人阅读的平台。读书本来是私人化的行为，但是读书会多人进行阅读，通过互动造成新动力可以形成新的阅读效果。

读书会社交平台 2016.10.19文/震震宁



《美》，[英]扎迪·史密斯著，翠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阐释爱与美的意义

扎迪·史密斯曾以处女作《白牙》引起英国文坛注意，被誉为“新千年第一部伟大小说”，而她的第三部小说《美》一经推出便进入布克奖决选名单，更为她赢得柑橘奖。

《美》围绕着两个同样来自学术界却秉持截然相反价值观的家庭展开，小说通过贝尔西家和基普斯家之间发生在大洋两岸的一系列文化战争与情感纠葛，联结起从家庭生活、政治立场到个人、学术与政治领域的诸多方面激烈的观念碰撞，试图阐释爱与美的意义，以及生活可能对其产生的种种影响，随着贝尔西一家的解体，折射出我们这个不安定时代的惶惑，直指家庭的核心。

小说大胆、喧闹的情节铺垫，完美设置的或诙谐或尖刻的对白，对学术界的荒诞现状入木三分的刻画，无一不体现出扎迪·史密斯对宏大的、福斯特式主题的绝妙把控：友谊、婚姻、社会冲突、艺术性论战。就某种程度而言，这是一次借由布鲁姆斯伯里式的写作媒介赋予现代生活尊严与意义的尝试。

光明网 2016.10.15 文/顾学文

《中国神话传说》：填海追日的研究

袁珂60年如一日，埋头钻研神话，把散落在群籍中的吉光片羽遴选出来，将中国古代神话十分丰富而零散的资料熔铸成了一个具有系统的整体，创建了中国神话学宏观架构，为中国神话学的创立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1950年，他的第一部神话专著《中国古代神话》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较系统的汉民族古代神话专著，由此奠定了袁珂的学术声望。之后，袁珂先后撰写了《古神话选释》《神话论文集》《袁珂神话论集》《山海经校注》《巴蜀神话》(合著)等20多部著作及800余万字的论文。800万字的著作，其中不少的作品被译成了日、俄、英、德、法、西班牙、韩等多种语言，并产生了广泛影响，为弘扬华夏文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作出了突出贡献。

《中国神话传说：从盘古到秦始皇》是袁珂一生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其因专业系统且通俗易懂，出版30年来，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广泛欢迎，并且被翻译成俄、日、韩等多种语言。1983年，在旧版《中国神话传说》基础上历经两次重要增补修订而成的新版《中国神话传说》一书，内容已达原来的4倍，字数达60余万。

《深圳晚报》2016.10.24文/谭宇宏

你需要像电脑一样升级

如果大脑是一台计算机的话，那很惭愧，过去我一直都不开窍，处于“黑暗”的DOS时代——那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主流的操作系统，只有黑压压的屏幕和闪烁的指令行，绝对是一个“反人类”、体验很差效率极低的系统。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不敢说它让我的思维方式完成了从DOS系统到IOS系统的升级，但至少有了一点点“开窍”的感觉，就是这本《穷查理宝典》。

查理·芒格是巴菲特的搭档，其学识之渊博，智慧之深刻，比肩巴菲特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人说，如果没有查理，那么巴菲特恐怕现在还蹲在地上捡烟头（在投资领域里指买低估值无人问津的便宜货）。

《穷查理宝典》其实是查理·芒格在向他的偶像——富兰克林致敬，后者有一本智慧书《穷理查年鉴》，他们两者有一个相似之处：通过终身的自学，实现了人生的跨越和自由。这本书虽然很厚，但是通篇查理只在讲两个观点：跨

学科思维和逆向思考。

跨学科、跨界，这在今天已经是烂大街的流行语，尤其在创业圈盛行。但查理讲的跨学科是指，在大脑中建立不同学科的模式，用真正的不同学科的思考方式来理解和解决问题。比如，经济学家，看任何问题都要讲供需，甚至有人调侃，如果学好了供需模型，那么连一只鸚鵡都能成为经济学家。查理说，如果你手中有一个锤子，那么你看到什么问题，都像钉子，想拿自己的锤子去敲一下。回到经济学模型，经济学之所以成立，有一个重要的边界和前提假设“理性人”，认为大家都是以价值和效用最大化来决策自己的行为，一切的分析都基于这个前提，经济学家都在这里兜圈子。

但事实证明，人们并不总是理性的，有时会意气用事，有时会冲动行事。所以当分析经济、资本市场问题，



《穷查理宝典》，彼得·考夫曼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年10月；《穷理查年鉴》，本杰明·富兰克林著，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你必须引入心理学的模型，而不能刻舟求剑的用经济学假设。查理·芒格还提出了更多的需要学习的思维模型：工程冗余模型、物理化学的临界点模型、生态系统模型等。

现实世界是无比复杂的，投资说起来大道至简，但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困难，建立跨学科思维模型，是我们升级自己大脑认知，很重要的一步。

《新京报》2016.10.15 文/许树泽



在《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一书中，作者以文字为画笔，勾勒出了许许多多来自不同年龄、不同民族、不同地方的孩子的故事、孩子的童话、孩子的

以梦反映现实 以梦描绘童话

梦想。这些梦境虽然可能有些奇异，看似虚幻，却与现实紧密相连，是如此鲜明地反映着孩子们的童年，他们的快乐与悲伤，他们的亲身经历，他们的美好愿望。这些具有差异性的故事，共同组成了一部反映当今社会中国孩子们生活与精神状况的全方位图景。

《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不仅规模宏大，创作了一百篇来自不同现实背景的孩子们的故事，而且构思巧妙、独特，在题材上多元化，在写法上也不拘泥于小说体裁。作者采取“梦幻现实主义”的写法，根据其“梦”的主题与孩子的角度，在立足于现实的背景下，发散思维，引入了散文和诗的写作意境，在文字上也

部分采取梦幻和意识流的风格，去探寻孩子对现实事物在梦境中的映像，以及梦境发展的脉络和延伸模式，凝聚了作者对于孩子思维的深刻理解。可以说，这些故事是在小说的基础上，用散文与诗歌等多种语言风格写成的纪实文学，是“梦”与“现实”交织的童话故事。

童年，是每个人最珍贵的天然礼物。《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以其为出发点，用一种与众不同的角度，将当今孩子的现实境况与梦联系在一起，以梦反映现实，记录现实，以梦描绘童话，创造童话。这使得本书在保有童话故事固有的梦幻风格的同时，具有深刻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文汇报》2016.10.24 文/董宏猷

《时间之间》：400年来我们仍然没能摘掉面具？

《冬天的故事》是莎翁生命中倒数第二部剧作。与“悲剧大师”之誉略显相悖的是，故事选择大团圆的喜剧式结尾。当初誓将妻子和“情人”赶走的西西里亚王列昂特斯，在经过16年的漫长忏悔后，终与妻子还有女儿实现了大团圆。

对名人作品的改编，向来是作家的一大挑战。作为莎翁死忠铁粉的温特森选择改写了此部作品。温特森秉承了原著的故事情节，人物变换并不多，西西里亚王列昂特斯在这里只是变成了地位同样显赫的大富豪，甚至连牧羊人的身份也“懒”得替换。温特森所做的，就是小心翼翼将这个�故事移植到今天现实生活的舞台。这并非投机取巧，而是让故事能够更好地与时代接轨。

考虑到时代语境差异，《冬天的故

事》里无处不在的宗教力量，在《时间之间》中被温特森巧妙地置换为注重实证效果的科技力量。出于对妻子咪咪和好友赛诺关系的高度不信任，列奥特地在家中甚至卧室安装了多个高清摄像头，就是为了暗中捕捉妻子不忠的铁证。但密布的摄像头始终无法给他提供有力的证据。尽管如此，他还是无法控制自己早已火星四溅的嫉妒情绪，总是不停地恶意猜测甚至是臆想咪咪与赛诺的关系，以致最后作出要杀死好友赛诺并拒绝承认亲生女儿的疯狂之举。

无论是莎翁笔下的列昂特斯，还是温特森笔下的列奥，他们的嫉妒之所以能够造成那么大的伤害，既因人性中本来的恶，也与他们的身份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列奥虽不能如列昂

特斯那样一言九鼎，但只要他愿意，强大的社会资源操控能力依然可以助其轻松达成常人难以企及的目标。因为地位过于显赫，能够对他们道德观念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变得稀少，即便有，他们固执的思维里也根本容不下任何相左的意见。

真正值得惊叹的是，当温特森以今天的口吻重述400年前莎翁的这个故事时，读来居然没觉得有跨越历史的鸿沟感。这个故事就像发生在今天的我们身边，毫不突兀。这样的感受不仅仅因为温特森非凡的讲故事能力，还因为400年来虽然社会物质高度富足，但嫉妒的人性弱点并没有得到深入彻底的改造。

《中国教育新闻网》2016.10.8文/陈凤霞